

中國戲曲音樂研究院研究編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棒打薄情郎



世界書局印行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凡例

一、本讀本係由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訂，作爲中國戲曲音樂院戲曲學校課本。茲爲供應一般社會民衆之需要，定名爲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二、讀本之程序分下列五項：（一）故事；（二）劇詞；（三）考證；（四）注釋；（五）總評。

三、「故事」一項，係按照劇中情節，演爲小說體裁，文字簡明活潑，可以引起讀者對於劇詞的興趣。

四、「劇詞」一項，係將劇中原來詞句，或原來穿插，凡有不可解，不生動，或與現代思潮遇於抵觸之處，一律加以修訂或改編而成。

五、「劇詞」之前，概將劇中人及當行脚色，依登場先後臚列。按戲本舊例，無二生二旦同場者，各傳奇皆然，舊鈔本皮黃亦如此；但今北平戲班，已無「外末」「小旦」……等名目，且有四生四旦同場之時，若用舊例，必致不敷分配，故今列脚色表，概依京班。

六、凡劇中情節，有涉及史事，及諸家小說傳奇者，皆加以簡明的「考證」。

七、凡劇中的人名，地名，或難解字句，皆加以簡明的「注釋」。

八、凡劇中遇有應讀方音之字，酌加國語注音字母；其習俗所用語辭，非文字所能表白者，則以國語注音字母代之。

九、讀本之末，附有「總評」一項，係用新的眼光，將劇中所包含之意義，與藝術上的價值，加以評論。

十、本讀本草創伊始，凡有未盡善之處，容以後繼續努力，以求改進。

棒打薄情郎

(社會劇)
又名鴻鵠寫禧

一 故事

金松是杭州城裏的一個乞丐頭兒，現年一十六歲，膝下只有一女，名喚玉奴，尚未許配人家。恰巧城裏有個孝廉，姓莫名稽，家貧萬狀，無隔宿糧。一日，天降大雪，莫稽三天沒有吃飯，身上又冷又餓，不覺倒臥在金松家的門首。這時，金松出外給人家照應喜事去了。只玉奴一人在家，當時就開門看望，見莫稽昏倒在地，連忙取了一碗熱豆腐汁，把他救醒。少時金松回來，見他人品出眾，又聽說是個孝廉底子，當時就和他商量。

上海圖書館藏

AS41 212 0018 58718



圖

藏書

把他贅爲女婿。莫稽見玉奴長的美貌，自己又窮得連飯都沒有得吃，自是十分樂從。成親以後，二人朝夕廝聚，恩愛非常。玉奴嫌父親職業低賤，要掙個出頭之日，就勸丈夫用功讀書，並設法湊些銀兩，叫他上京趕考。三場完畢，竟中了第十八名進士，並放德化縣知縣。金松父女喜出望外，趕忙準備一切，跟隨姑老爺登舟上任。船行半江之中，莫稽忽然起了惡念，想道：「上任以後，假使人家提起前事，說我是個桿頭的女婿，豈不是很大的恥辱？不如害死此婦，另娶一人，方免此恥。」於是就趁着夜深人靜的當兒，把玉奴誑出艙外，以看月亮爲名，順勢望江心推去，頓時水花四濺，

玉奴的身子不知流向何處去了。莫稽見毒計已行，便故意大聲喊道：「夫人失足墜水，快些打撈！」衆水手打撈了一陣，無如風大水急，卻往那兒撈起？金松見女兒落水，直突得死去活來。次日天明，就被莫稽趕上岸去了。也是玉奴命不該絕吧？當她被推落水的時候，前面不遠，也泊了一隻官船。船上有位官員，姓林名潤，受任爲江西巡撫，正是莫稽的頂頭上司，也是新上任的。這時，林公夫婦正在船頭玩月，忽見江面漂着一個女子，急命舟子打撈上船，取衣換上，問明來歷，知是德化縣知縣的妻子。林公看她很是可憐，就認爲義女，並答應替她設法，使她夫妻團圓。到任以後，第

一個就傳德化縣知縣進見。見面時，先將莫稽誇獎了一番，然後向他說道：「老夫有一女，意欲永結絲蘿，貴縣幸勿推卻。」莫稽聽說，惟恐巴結不上，那有不允之理。於是林公吩咐張燈結彩，當夜就把莫稽贅入家中來。新婦用紅帕覆了臉，與莫稽拜完天地之後，林公又向莫稽囑道：「小女生來性情不好，少時進了洞房，賢契須要原諒一二。」莫稽連忙稱是。接着，就大搖大擺走入了洞房，誰知方進房門，忽從門側走出七八個丫鬟，個個手執籬竹細棒，把莫稽團團圍住，劈頭亂打。莫稽無法躲避，連聲叫苦。一會兒，忽聽房內姣聲說道：「丫頭，別打啦，叫他進來跪下。」於是衆丫

鬢把莫稽擁入，在牀前命他跪下。莫稽抬頭觀看，見上面坐的不是別人，卻是故妻金玉奴，頓時魂不附體，大叫：「有鬼！有鬼！」衆使女掩口而笑。還是玉奴開言罵道：「薄情郎，你可記得我父女用豆汁救你活命的那回事了？你可想到你的官職是從那裏來的？你現在恩將仇報，反將我推落江心，若不虧義父林大人搭救，豈不斷送你手？……」莫稽聽說，知道妻子尚在人間，又恐林公坐罪，只得跪在地下，連呼：「小姐饒命！」玉奴那裏肯理？口中連哭帶罵，直欲與他拚命。這時林公也走進了房來，將莫稽痛責一頓，並且說道：「若不是看在女兒的面上，定然打本進京，參掉你的考

程！」衆賓客相勸一番，這才走出了房門，好讓一對舊時夫妻，重敘新宵之樂了。

二 劇詞

劇中人：

林 潤 [生]

院 子 [雜色]

夫 人 [老旦]

四龍套

莫 稽 [小生]

金玉奴 [花旦]

金 松 [丑]

四青袍

二 桿 [丑]

報 錄 [例由二桿兼扮]

書 吏 [雜色]

四青袍

水 手

丫 鬟

甄義臣 [生]

中 軍 [副淨]

▲第一場

林 潤 (註一) (上引) 實心從政，報國安民。

(詩) 世事如棋着着難，爲人誰不愿高

官？但能百姓安生業，才見山河天地

寬。(院子上介) 老夫，林潤。身受山東

布政使，（註二）蒙聖恩，提升江西巡按（註三）。今乃黃道吉日（註四），正好卽赴新任，來，請夫人出堂。

院子有請夫人出堂。

（上白）忽聽老爺喚，急忙到跟前。

林潤夫人請坐

老爺請坐。呵，老爺將妾身喚出，有何話講？

林潤今乃黃道吉日，請夫人出來，正好一同赴任。

夫人妾身奉陪。

林潤來！吩咐外廂開道。

（四龍套上）

院子 外廂開道(同下)

▲第二場

莫稽 (內白)好冷哪！(上唱南梆子原板)天寒冷，

穿破了，青衫兩袖；腹無食，只落得，氣短長愁！可惜我，胸中的，文章錦綉；埋沒在，風塵中，不敢出頭！(白)小生莫稽，乃本城一個孝廉(註五)。弄得走頭無路，偏偏遇見這樣荒年。教書，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倒有兩三天沒有吃飯，眼見得我就是個倒臥了！我只得向前行走，再做道理。(接唱)歎人生，在世上，窮途奔走；到何處，求衣食，珠淚長

金玉奴

流！（自）哎呀！（唱西皮搖板）一霎時，心恍惚，胸中冷透……（掃頭倒介）

（內自）啊哈。（上）（詩）青春（註六）正二八，生長在貧家，母死隨嚴父，辛勤度歲華。我，金玉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桿上的（註七）。今兒早晨給人家照應喜事去了，天到這般時候啦，還沒回來呢。我不免去到門口盼望爹爹一番便了。（唱西皮原板）人生在，天地

間，原有俊醜；富與貴，貧與賤，難以強求。金玉奴，拿定了主意苦守；

家雖貧，仍不失，閨閣女流。（開門出望

自）啊，好大雪呀！好冷天哪！哎

哟！我媽呀！敢情是個倒臥呀！他還有氣哪。咳，我說你醒醒。

莫 稽 呵！原來是位小姑娘。

金玉奴 你是幹什麼的呀？爲什麼躺在我們門口哇？

莫 稽 我是個饑寒人呵，倒有兩三天沒有吃飯，因此倒臥你家門首了。（哭）

金玉奴 哟，你兩三天沒吃飯啦！（想介）我們家裏頭有現成的豆汁，你進去喝一碗再走，你瞧好不好呢？

莫 稽 吓，我兩腿疼痛，難以行走。

金玉奴 你這個人說話怎樣那們新鮮哪？你走不動，難道說還叫我這麼大姑娘把你

抱進來不成嗎？

莫稽 待我爬了進去。

金玉奴 你將就點爬進來吧。

莫稽 爬進來了。

金玉奴 我說，你這等着，我與你取來。（唱西

皮搖板）飢寒人，誰憐恤，寒風怒吼。

做一件，方便事，陰德（註八）來修。

（白）你這等着（下）

莫稽 呀（唱西皮搖板）想今生，不該死，有人

相救；好一似，遇漂母，韓信來投。

（註九）

金松 （內白）呵哈！（上唱西皮搖板）跑杠頭，吃

過了，殘茶剩酒；每日裏，醉醺醺，

無憂無愁。管花子，比做官，還有
拿手；坐草堂，多快樂，亞似王侯。

(白) 哎，你是幹什麼的？

莫稽 原來是位老丈。

金松 老賬；新賬我還沒還清楚啦！你提老
賬幹什麼！

莫稽 你問小生（註十）嗎？

金松 小生？八成是唱老生的兒子吧！

莫稽 這是什麼講話！我是個饑寒人哪。

金松 饑寒人，不用說是要飯的啦。你也不
打聽打聽，我是幹什麼的？我成天在
外頭討要着吃，我狠叨來豈肯喂你這
狗乎？再說，要飯應當在外頭，也沒

有跑到院子裏頭來的。

莫稽 不是我要進來。

金松 不是你要進來的，還是那位先生拿紅帖把您請來的？

莫稽 有個小姑娘她叫我進來的。

金松 什嗎？我們小姑娘叫你進來的！我得問問，有這們件事便罷，要沒這們事，吃不了叫你兜着走。玉奴丫頭，給我走出來罷！

金玉奴 (內白)來了。(上唱)聽父喚，不由人，

雙眉喜透。老爹爹，回家來，細說從頭。走向前，施一禮，問爹爹安否？……

金松 氣死我嘍！

金玉奴 呀（唱）老爹爹因何故氣沖斗牛？（註

十一）（自）爹呀！您回來啦！

金松 我回來啦！我回來啦！我的家嗎，我不回來？我又回來啦！我又回來啦！

金玉奴 哟，您跟誰生這們大氣呀？

金松 我跟你，我跟你，簡直我跟你就是
你！

金玉奴 您跟孩兒我生什麼氣呀？

金松 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啦，自從你媽去世，我由這們高，拉扯你到這們大，我可不容易呀！今兒我這會兒沒在家，你瞧，你把這賣破爛零碎綢子

的（註十二）弄在家來，叫人街坊瞧見，這觀之不雅呀！

金玉奴 爹呀，鬧了半天您說的就是他呀！

金松 不問塔，還問和尚坟嗎？

金玉奴 您呀，別生氣，聽我慢慢的告訴您哪。

金松 你說罷！

金玉奴 清早起來，您老人家與人家照應喜事去了。

金松 那是咱們家的本等。

金玉奴 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您老人家回來。

金松 喜事沒完，我騰不開身。

金玉奴 孩兒我放心不下，出去探望您老人家去啦。

金 松 那算你一點孝心。

金玉奴 可就看見他倒臥在咱們家門口。我一看，還有一點氣，我想咱們家有的是剩豆汁，給他一碗半碗的，讓他充充饑；常言道的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註十三）」。豈不是您老人家的陰功德行嗎？回得家來，不問青紅皂白（註十四）誣賴女兒，豈不屈枉死孩兒了嗎！（哭介）

金 松 （笑）哈哈哈哈哈，呵，是這們擋子事呵，那末豆汁端來了沒有？

金玉奴 端來了，可是涼的。

莫稽 涼的我也將就了。

金松 你到不忌生冷，再給取點熱的去。

金玉奴 我再給取點熱的去。爹呀，熱的來了。

金松 燙。

莫稽 哎呀妙呀！（唱）一霎時，腹內飽，精

神抖擻。（白）哈哈，哈哈，呵哈哈

哈！（唱）顧不得，貴與賤，禮貌須周

；我這裏，身打躬，拜謝搭救。

金松 （白）我揍你！

金玉奴 您爲什麼要打人家呀？

金松 你瞧這個人，吃飽喝足啦，他管我叫

大舅子。

金玉奴 您別生氣，我去問問他去。我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們不通情理呀？吃飽喝足啦，怎麼管我爹叫大舅子呵？

莫稽 不是吓，我說的乃是搭救之救。

金玉奴 爹呀，您聽錯啦，人家說搭救，不是大舅。

金松 呵，搭救，大舅，音同字不同，勞您駕，你再唱那下半句。

莫稽 老丈！（唱）活命恩，如再造，感激無休。

金松 （白）我說你吃飽了沒有？

莫稽 吃飽了。

金松 喝足啦沒有？

莫稽 喝足了。

金松 兩山字累一塊。

莫稽 怎麼講呀？

金松 請出。

莫稽 呵，叫我走吓！

金松 可不是叫你走嗎？你還住在這兒嗎？

莫稽 咳，我要走了！

金玉奴 我說你回來！

莫稽 我又不走了呀！

金松 得啦，你別套拉攏啦。

金玉奴 你這個人好生無禮，吃飽了，喝足了，謝字不答，揚長就走嗎？

莫稽 方才謝過老丈了。

金玉奴 那們你再謝謝我，你瞧使得使不得呢？

莫稽 如此，多謝小姑娘。

金松 遠着點！

金玉奴 我看你不像貧窮之人，爲何落在乞討之中？

莫稽 小生莫稽，乃本城一個孝廉。

金玉奴 爹呀，您這裏來吧，他還是孝廉呢。

金松 孝廉上咱們家喝豆汁來，要是進士該跑咱們家吃麻豆腐啦吧。

莫稽 只因兩三天未曾用飯，故爾倒在你家門首了。

金玉奴 爹呀，您看他說得怪可憐的，要不把那雜會菜熱點，索性叫他吃飽了再走您瞧好不好？

金松 雜會菜我還留着下酒哪。

金玉奴 好的我都給您留着。咳，我說你可別走，你可別走哇！

莫稽 我是不走的了哇！

金松 你是吃定了我了！請坐，請坐。

莫稽 老丈請坐。

金松 請問相公貴姓？

莫稽 小生姓莫。

金松 大號？

莫稽 名稽。

金松 母鷄!?

莫稽 呵，莫稽。

金松 莫相公。

莫稽 豈敢。

金松 莫公子。哎，我問了，你你倒問問我

呀？

莫稽 請問老丈上姓？

金松 小老兒姓金。

莫稽 大號？

金松

莫稽 驚鬆!?

金松 胡說，悞突我兩字。我是金玉滿堂之

金。

莫稽 吓，金玉滿堂之金。

金松 松柏長青之松。

莫稽 松柏長青之松。原來是金松老丈，失敬了！

金松 豈敢，豈敢。

莫稽 做何生理？

金松 我是個團頭。（見註七）

莫稽 什麼叫做團頭呀？

金松 就是桿上的。

莫稽 什麼叫做桿上的呀？

金松 別比方啦，就是花子全歸我管。我一出門威風大了！

莫稽 有什麼體面？

金松 花子們見着我都跨鍋站班。

莫稽 如此體面！

金松 就是美中不足！

莫稽 怎麼？

金松 沒兒子！

莫稽 老丈你是個甲魚！

金松 好說，你是王八。就是方才那個小姑

娘，是我跟前的。

莫稽 敢是令愛？

金松 不敢。

莫稽 千金。

金松 豈敢。

莫稽 小姐。

金松 好說，我的大太爺。

莫稽 今年多大年紀了？

金松 一十六歲。

莫稽 哦，一十六歲了。他叫什麼名字？

金松 他叫金玉奴。

莫稽 好一個響亮的名字，好一個金玉奴

哇！

金松 呵，怎麼啦？豆汁在肚子裏犯酸吶！

跟您告便。

莫稽 請便。

金松 哎呀慢着。看這位相公長的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我們姑娘也老大不小了，也沒人家，不免把我們姑娘許配

這位相公做個小倆口。日後我要死了，抓把土給我埋了；我要不死，別給我活埋了！我也沒那們大罪過！相公請坐。

莫稽
老丈請坐。

金松
就是剛才那個小姑娘，是我跟前的……

莫稽
原來如此。

金松
他今年十六啦。

莫稽
一十六歲了。

金松
他叫金玉奴。

莫稽
他叫金玉奴。

金松
我打算着……

莫稽
老丈打算怎麼着？

金松 我要這個……

莫稽 老丈到底打算要怎麼樣？

金松 我要揍你！你別趕落我啦！

莫稽 吓，有話慢慢請講。

金松 呵慢慢說，我打算將小女許配相公做

個小倆口，不知尊意肯納否？

莫稽 這待我思忖回話。

金松 商量商量，別上當。

莫稽 哎呀且住，看此女生得到也美貌，我

應允此事，現有吃飯穿衣所在。應允

了罷。老丈請過來。應允便應允，只

是身旁分文全無，一切彩禮（註十五）

不便吶！

金松 愛好做親，說句大話也就可以了。

莫稽 哦，說大話就能辦事！

金松 可以。

莫稽 老丈這裏來。小婿預備下了。

金松 預備什麼？

莫稽 鳳冠一頂。

金松 當戴當戴。

莫稽 霞帔一件。

金松 當穿當穿。

莫稽 黃金千兩。

金松 不敢收了。

莫稽 彩緞百端。

金松 不敢收！

莫 稽 請老丈收下。

金 松 不敢收了！太多了！太多了！

莫 稽 慢來慢來，又撕吊了一塊。

金 松 真糟。我也預備下了。

莫 稽 預備什麼？

金 松 象牙牀一座。

莫 稽 象牙牀是要要的。

金 松 閃緞被窩褥子二百牀。

莫 稽 許多被褥則甚？

金 松 過門之後，蓋不了，門口刷張報子，

出賃三新棉被。

莫 稽 還有什麼？

金 松 行杖一根，鐵券一束。

莫稽 要他何用？

金松 等我死了，你好承受我這桿上的。

莫稽 多謝老丈！

二桿 (內白) 啊哈！(四青袍上，二桿上。)

二桿 飢寒飢寒，飽暖飽暖，若得飽暖，勝

似做官。兄弟們！(青袍應)大哥這兩天

怎麼老沒上攢兒呀！咱們瞧瞧去。

到啦，到啦。進去，進去。大哥在家

嗎？

金松 兄弟呀！

二桿 哥哥您這兩天怎麼老沒上攢兒？

金松 哎，我忙的利害！

二桿 什麼事這們忙？

金松 我招了個女婿。

二桿 您這們大歲數還招女婿呀！

金松 給我姑娘招的。

二桿 大喜大喜，咱們巴合巴合。

金松 來！給你見見。這全是你的叔叔大爺

們。

莫稽 叔叔大爺們，這廂有禮了。

二桿 小嘴很甜。乾哥哥，您打算多早晚辦

事呀？

金松 多早晚好日子？

二桿 丁對丁，卯對卯，今兒個就是好日

子。

金松 不成，姑爺沒穿的。

二 桿 你們誰帶着什麼呢？

青 袍 我這裏帶着呢，我這帶着一條褲子。

二 桿 哥哥，我這兒有條褲子。

金 松 褲子不成！

二 桿 有個吉祥話：「金銀滿庫！」

金 松 不成，白褲腰！

二 桿 還有個吉祥話「白頭到老！」

金 松 好，請姑老爺入褲。不成，姑娘沒蓋頭。

二 桿 兄弟你還有什麼？

青 袍 我這有條紬子。

金 松 兄弟，你給念個喜歌吧。我攙姑娘去。

二 桿 伏以：「一塊沉香木，雕刻玉馬鞍，
新人往上走，步步保平安。」攬新
人！

(金玉奴上)

二 桿 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同
入洞房。

(莫稽金玉奴同下)

二 桿 哥哥，我們要走了。

金 松 別走，別走，別走，我這兒有的是雜
會菜，燙上一壺酒，來一個蝴蝶會，
你看好不好？(衆應同下)

▲第三場

(莫稽金玉奴同上)

莫稽

(唱西皮原板) 看起來，姻緣事，俱有一
定；

金玉奴

(接唱) 但願時，我一人，永不離分。

莫稽

(白) 這就好了。飽食暖衣，茅屋美妻，
從今以後，永不出門，在家裏頭陪
着娘子玩耍。

金玉奴

相公此言差矣，想那男子總要鵬程萬
里(註十六)才是，今當大比之年(註十
七)，何不進京(註十八)求取功名
吓？

莫稽

慢來慢來，將將吃了兩頓飽飯，穿了一
件暖衣，你就叫我上京求名，那是
萬萬不能。

金玉奴 若不去，日後將何爲業？

莫 稽 我吓，有我的打算。

金玉奴 你有什麼打算？

莫 稽 等待岳父（註十九）大人去世之後，我還要承受他那根桿上的哪。

金玉奴 好心胸！

莫 稽 本來的有心胸。

金玉奴 有志氣！

莫 稽 本來的有志氣。

金玉奴 哎呀，天呀！想我金玉奴實指望嫁一

個狀元（註二十）女婿，誰想到他也是

個桿上的呀！（唱西皮搖板）實指望，配丈

夫，終身靠定；又誰知，他也是，貧

賤之人！這也是，金玉奴，生來薄命，可惜你，枉負了，黃卷青燈！（註二）
十一）（白）哎呀！

莫稽

（唱西皮搖板）聽她言，倒把我，志氣提醒；怎奈我，捨不得，夫妻恩情！

（白）呀，娘子不要啼哭，我去便去，只是捨不得娘子你呀！

金玉奴

你捨不得我，我也捨不得你，要不然，我跟你一塊兒去。

莫稽

好便好，岳父大人不允也是枉然。

金玉奴

把爹爹請出來商量商量。

莫稽

這到使得。

金玉奴

爹爹有請。

金松 哎！

莫稽 吓，岳父大人！

金松 親戚，坐着坐着，大清早晨把我弄出來幹什麼呀？

莫稽
金玉奴

(同) 請出來。

金松 不管怎麼出來吧，什麼事情？

金玉奴 你姑爺他要進京趕考去。

金松 趕考是好事，你可別攔着他。

金玉奴 他說……

金松 他說什麼來着？

金玉奴 他說他捨不得我。

金松 那麼你哪？

金玉奴 我也捨不得他。我要跟他一同前去。

金松 哎，那有趕考舉子（註二十二）帶家眷的？

金玉奴 爹呀，我們是燕爾新婚，（註二十三）難以割捨。

金松 別瞎說啦，剛這起進去，這起出來，就恩愛夫妻啦！不用說呀，你們兩人都商量好了，剩下我一個苦老頭子，孤孤單單，我算找誰的！（哭介）

金玉奴 爹呀，您哭什麼？

金松 我這哭呢。

金玉奴 您怎麼那麼想不開呀！他進京求取功名，倘若得個一官半職，豈不是您老

人家的體面嗎？

金松 你們要去我也不放心，我也跟你們去得啦。

金玉奴 那麼咱們就一塊去吧。

金松 我還得交代交代我的差事。

金玉奴 要是不交代哪？

金松 要讓上司知道，有八個字考語。

莫稽 那八個字？

金松 「擅離職守，棄桿逃走。」交部嚴加議處！

金玉奴 那麼您就交代交代，我們兩人後頭收拾收拾去。
(玉莫同下)

金松 兄弟們快來。

二 樺 (白) 什麼事呀？

金 松 我們姑爺(註二十四)要進京趕考去。

二 樺 好事別攔着他。

金 松 我們姑娘也要去。

二 樺 那有趕考舉子帶家眷的？

金 松 我也那麼說。他們說，他們是恩愛夫妻，難以割捨，我也不放心，我也跟他們去。

二 樺 大哥您的差事哪？

金 松 煩勞兄弟代理三年五載，愚兄回來，原業歸宗。

二 樺 小弟才疏學淺，不敢當此重任。

金松 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辭，就此看桿

拜過。（拜介）

（莫稽金玉奴上）

莫稽（白）收拾殘行李，

金玉奴 早登鳳凰池。（註二十五）

金松 收拾好了沒有？

（同）收拾好了。

莫稽
金玉奴

金松 告辭了（唱西皮搖板）辭別衆賢弟京城來

進。

莫稽
金玉奴（同接唱）但願得此一去魚躍龍門。（註二

十六）（同下）

二 棹

(白) 請。大哥是把差事交代我了，咱們是一個將軍一個令，一個師傅一個傳授。有事無事？

青 袍

無事。

二 棹

退堂。(同下)

▲第四場

金玉奴

(上唱西皮搖板) 爲兒夫，求功名，京都住

下；三場畢，想必他，就要還家。

莫 稽

(上接唱) 在場中，論文章，才學廣大；

回家去，見妻房，面帶彩霞。

金玉奴

(白) 相公回來了。

莫 稽

回來了。

金玉奴

呵，相公文章可會得意？

莫稽 文章到也得意，只是我腹中饑餓了。
金玉奴 哦，你餓了！我爹沿門叫化去啦，咱們等一會，他也就回來了。

金松 (內白) 呵哈！(上唱西皮搖板) 走大街和小巷挨門乞討，叫老爺和太太把我幾文。

金玉奴 (白) 爹您回來了！
金松 回來了。

金玉奴 您要來甚麼吃的來啦？

金松 要來半碗剩飯。

金玉奴 您姑老爺餓了。

金松 對付給他吃吧。

莫稽 娘子請用。

金玉奴 您就別讓啦。

莫稽 岳父請用。

金松 我偏過您啦。

報錄 (上白)禹門三級浪，(註二十七)平地一聲

雷。莫府在那兒呀？我也不知道。有了，我嚷嚷一聲，報錄的來了！

金松 幹什麼的？

報錄 報錄的

金松 報那位？

報錄 莫稽，莫大老爺。

金松 有報單嗎？

報錄 有。

金松 你候著，回老爺的話，您中了，門外

有報錄的。

莫稽 快快叫他進來。

金松 是了，報錄的，傳你哪。

報錄 是，參見老爺。

莫稽 罷了。可有報單？

報錄 有。

莫稽 呈上來。

金松 外頭伺候着。

報錄 是。

莫稽 娘子請看。

金玉奴 你念我聽着得了。

莫稽 岳父請看。

金松 我不認識字。

莫稽 待我看來。「報，貴府莫大老爺，印

「瞻，得中第十八名進士。」吓哈哈
哈！怎麼樣了？

金松 不是，我的下巴沒留神，碰您的手
啦。

莫稽 我中了！貼在外面。

金松 是。

報錄 嚙！（伸手介）

（金松拿半碗飯遞報錄）

報錄 留着你吃罷。（下）

金松 想不到我們姑老爺會中了，真是三樂
加一樂，四樂從頭樂，嘖嘖嘖，哦哈
哈，吓哈哈哈哈哈！

莫稽 吾中是中了，從今以後，大家要拿出

些規矩來。

金玉奴 爹，您這來。

金松 幹什麼？

金玉奴 您聽見沒有？他說中是中了，從此叫您拿出點規矩來呀！（哭介）

金松 孩子你不知道嗎？老爺一中，總得長皮氣。

金玉奴 您可記着點，往後可得多留神哪！

報錄 （上自）自己無別事，專爲他人忙。不用說，又是這兒，報錄的來了。

金松 幹什麼的？

報錄 報錄的。

金松 報那位？

報錄 莫稽，莫大老爺。

金松 候着。回老爺的話，外頭有報錄的。

莫稽 傳。

報錄 參見老爺。

莫稽 罷了。可有報單？

報錄 有。

莫稽 呈上來。

報錄 是。

金松 外頭伺候着。

莫稽 (念介)「吉報：貴府莫大老爺印稽，欽

命德化縣(註二十八)知縣。」貼在外面！

金松 是。

報錄 (要介)還是那半碗！(下)

金玉奴 恭喜老爺榮任爲官，可喜可賀。

莫稽 沒有銀錢，也是枉然！

金玉奴 爹呀，您到外邊打聽打聽有放官利債的沒有？（下）

金松 是了，有放官利的沒有？

（書史四青袍開道上）

書吏（白）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註二

十九）來此已是，門上那位在？

金松 幹什麼的？

書吏 我們是江西德化縣衙役三班，迎接莫大老爺上任。

金松 候着。回稟老爺的話，外面有江西德化縣衙役三班，迎接老爺上任。

莫稽 叫他們一班一班的進見。

金松 是。咳，叫你們一百一百的進來。

書吏 一班一班的進來。

金松 一班一班的進來。（二青袍進介）兩邊站

着。（二青袍進介）一邊一個，別站么蛾。

書吏 書吏叩頭。

金松 站在一旁。

書吏 原來是二爺。

金松 得啦，這是我們姑爺，我是太老爺。

書吏 太老爺爲何這等模樣？

金松 有衣裳不愛穿，就愛這個樣。

書吏 我們與太老爺帶來了。

金松 有我可要青的。

書吏 是青的，太老爺爲何不戴帽子？

金松 有帽子不愛戴。

書吏 帶來了。

金松 我可要大疙疸的。

書吏 是大疙疸的。吓，太老爺，我們這裏

有飯食銀子二百兩，望大人收下去，

到任所再還我們。

金松 我給你問問，不定收不收。回老爺的

話，他們有飯食銀子二百兩，請老爺

收下，到任所再還他們。

莫稽 收下就是。

金松 聽見沒有，收下了！

書吏 帶來衣帽，請老爺更換。

莫 稽 (莫換衣介) 吩咐外廂車輛伺候，帶馬！

金 松 帶馬！

(金玉奴上)

莫 稽 (唱西皮原板) 好容易，數十載，寒窗之

下；讀盡了，五車書(註三十)，才亨

榮華。大不該，與桿頭，結了姻婭；

此一番，到任所，玷辱吾家。(同上船介)

自上得船來，好一片江景也。夫人，

你我且飲幾杯，消愁解悶。

金玉奴 妾身奉陪。

莫 稽 金二！金二！

金 松 叫誰呢？好，我又改了金二了！

莫 稽 斟酒。

金 松 (斟酒介) 給你斟上。姑娘，你也喝着，

不用站起來。

金玉奴 謝爹爹！(哭介)

莫 稽 (唱西皮原板) 好一片，水連天，船輕風

順；盼得到，滕王閣，(註三十一) 一路
清平。

金玉奴 (接唱) 半天中，孤雁飛，西山日隱；

嘆人生，在世間，瞬息光陰。(自) 酒
已夠了。

莫 稽 天已不早了，大家安歇了罷。

金玉奴 安歇了罷。

金 松 我也該睡了。好小子，管我叫金二！
他忘了他倒臥在我家裏，多虧老漢一

莫稽

碗豆汁把他給救活了！他在這兒管我叫金二！到了任上，待我好了便罷，要不然，我叫他給我吐豆汁！
哎呀且住，方才聽桿頭之言，倒把我提醒。想當初就是凍餓而死，也不該作他女婿，我想富易交，貴易妻，古之常理，我不免尋個機會，將他推入江中，

金松

(夾白)好良心！(下)

莫稽

也免人家笑話。我自自有道理。夫人醒來！夫人醒來！

金玉奴

(醒介)老爺什麼事？

莫稽

外面好大魚兒浮在水上。

金玉奴 外面風狂浪大，妾身害怕，不去也

罷。

莫 稽 不妨事，下官攙扶於你。

金玉奴 如此妾身奉陪。

莫 稽 好大魚兒！

金玉奴 在那裏？

莫 稽 在那裏。(推介)諒也打撈不起。水手快

來！

水 手 什麼事？

莫 稽 夫人失足落水，快些打撈。

水 手 風大水急，打撈不起。

莫 稽 喚金二爺前來。

金 松 (上) 什麼事？

莫稽 哎呀岳父大人，你女兒失足落水了。

金松 (哭介) 哎呀兒呀！我不活着啦！

莫稽 你也不必如此，這乃是她命該如此。

金松 不是她命該如此，還是那個王八蛋把

她給推下去的嗎？

莫稽 來來，這有紋銀一錠，帶在身旁，天

明上岸回去罷。

金松 這是您給我的！姑爺，您給我帶我到

任上去吧！

莫稽 不是呀，衙門之事，你一概不懂得，

不帶你前去。

金松 我一天學一樣，十天還學十樣呢，姑

老爺您帶我到任上去吧！

莫 稽 不帶你前去！

金 松 您帶我去吧！

莫 稽 太囉嗦了！

金 松 喲！太囉嗦了！這銀子是您賞我的？

莫 稽 賞與你的。

金 松 留你打棺材板吧！衣裳帽子是你的，

我不要。水手搭了扶手！（下船介）莫稽

，我拿水擦你。我把你喪盡天良的王

八羔子！（下）

莫 稽 看金二已去，上任要緊。水水，催

舟。（下）

▲第五場

（林潤夫人丫鬟水手上）

林 潤

(唱西皮搖板) 長江後浪催前浪，宦海風波
一樣忙，萬紫千紅無心賞，倒叫我進
退意徬徨。

水 手

(白) 江內漂尸一個。

林 潤

打撈上來。

(水手帶金玉奴上)

林 潤

看看是男是女。

水 手

乃一女子。

林 潤

丫鬟向前。

丫 鬟

那一女子醒來。

金玉奴

(唱西皮搖板) 一霎時，心恍惚，神魂飄

蕩；耳邊廂，又聽得，呼喚女娘。

莫不是，薄情郎，救奴船上？(白) 哎

呀爹爹呀！（接唱）又只見，畫船艙，使女成行。（看介白）哎喲，這是什麼地方呵？

林潤 那一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

何失足落水？慢慢講來。

金玉奴 老爺夫人容稟。（唱二六）奴名叫，金玉

奴，桿頭所養；自幼兒，守閨閣，喪卻親娘！有孝廉，名莫稽，饑寒浪蕩；遵父命，奴與他，匹配鸞鳳。今作了，德化縣，同把任上；嫌貧賤，起歹意，推奴落江；最可嘆，父年邁，又把女喪！哎呀老爺夫人呀！

（唱西皮搖板）這也是，奴命苦，該受禍

殃。

林潤 (白) 嘸！(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不由人，

怒衝千丈；

夫人 (接唱)那有這，讀書人，喪盡天良！

林潤 (白)那一女子聽者，老夫林潤，蒙聖恩，欽放江西巡撫。老夫有意將你認爲義女，到了任所，管叫你夫妻團圓，不知你意下如何？

金玉奴 如此爹娘請上，受女兒一拜。

林潤 不必拜了。家員，(院子應介)去至岸上

，尋找金松老丈前來。(院應下)兒啊，

後艙更衣。

金玉奴 遵命。(唱西皮搖板)謝過了，義爹娘，恩

高德廣；去到那，後艙中，改換容粧。(下)

林潤 (接唱) 這也是，三生幸，不該淪喪；
夫人 (接唱) 遇見了，我夫妻，自有收場。

(同下)

▲第六場

金松 (上唱西皮搖板) 惱恨那，小莫稽，把良心

喪盡，將老漢，趕回來，好不傷心！

(白) 小老兒金松，可恨莫稽把我趕回家來，我不免還幹我這老營生去者。

(院子上撞介) 咳，你這人怎麼往人身上走？

院子 老丈請起。老丈有所不知，是我奉了

我家大人之命，尋找金松老丈，不想撞着老丈，休要見怪。

金松 找金松呀！我就是金松。

院子 你就是金松老丈！隨我一同去見我家大人。

金松 你家大人是那一位？

院子 林大人。

金松 林大人，好，我見了林大人，把我這肚子的冤枉對林大人一說，他老人家自然給我想法子。走着。（同下）

▲第七場

（甄義臣莫稽同上）

甄義臣（白）愛民潔己日從公，心似冰壺（註三）

十二) 一樣同。

莫 稽
風。
(自) 新任爲官德政好，不貪不斂古賢

甄義臣

(同) 下官。

莫 稽

南昌縣(註三十三) 知縣甄義臣

莫 稽

德化縣知縣莫稽。

甄義臣

寅兄請了。

莫 稽

請了。

甄義臣

今乃謁見之期，你我兩廂伺候。

莫 稽

請。

(龍套中軍林潤上)

林 潤

(引) 開府(註三十四) 西江，喜軍民清靜

純良。(詩) 蒼海六鰲(註三十五) 觀氣象，

一天清和見精神，常思趙抃（註三十六）

焚香語，莫負親恩與國恩。老夫林

潤，蒙聖恩，身受江西巡按，今乃

謁見之期。中軍！（註三十七）（中軍應）傳

話出去，文武百官免參免見，單傳

南昌德化二縣知縣進見。

中軍

得令。下面聽者，大人有令，文武百

官免參免見，單傳南昌德化二縣知縣

進見。

甄義臣

報，南昌縣知縣甄義臣。

莫稽

德化縣知縣莫稽。

甄義臣
莫稽

（同白）告進！（進介）卑職參見老大人。

中軍請，免，打躬。

林潤 那位是南昌知縣？那位是德化知縣？

甄義臣 卑職便是南昌知縣甄義臣。

莫稽 卑職德化縣知縣莫稽。

林潤 你就是莫大令（註三十八）麼？

莫稽 正是。

林潤 老夫也會看過你的文章。英才滿腹，

出衆之才。

莫稽 大人過獎。

林潤 貴縣可會攜眷上任否？

莫稽 這個。卑職家門不幸，行至長江，賤

內失足落水了。

林潤 怎麼，失足落水了？

莫稽

正是。

林潤

老夫有一言不好啓齒，請二位轉至書房一敘。來，退堂。（龍套中軍下）一一君請

坐。

莫甄義臣稽

（同）大人在此，卑職不敢坐。

林潤

有話敘談，焉有不坐之禮？

莫甄義臣稽

（同）告坐。

林潤

我觀莫貴縣英才滿腹，豈可中年失偶！老夫有一女，尙未擇婿，意欲永結絲蘿，（註三十九）貴縣幸勿推卻。

莫稽

這個……

甄義臣

寅兄還不從命？

莫稽

是。

甄義臣

不知幾時成禮？

林潤

昔日陶淵明（註四十）不擇吉日。今乃

黃道吉日，就煩甄大令讚禮上來。

甄義臣

卑職願作紅媒，待我讚禮。拜揖。千

里姻緣一線牽，半由人力半由天，東

牀坦腹（註四十一）今入選，異日終須效

古賢。動樂，攬新人。

（丫鬟攬金玉奴上）

甄義臣

先拜天地，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

入洞房。（金玉奴下）

莫稽

卑職告退。

林潤 賢契（註四十二）轉來，小女生來性情不

好，少時到了洞房，賢契須要原諒一二。

莫稽 卑職記下了，卑職記下了。哈哈！

（下）

甄義臣 告辭！

林潤 且慢，你我去至花亭飲酒，少時看個笑話。（同白）請！（同下）

▲第八場

金玉奴（內唱西皮導板）聽樵樓打罷了初更時分。

（丫鬟引金玉奴上唱原板）不由我，一陣陣，

怒氣填膺。想起了，從前事，令人可恨！那有那，薄情郎，無義忘恩！叫

丫鬟準備下，無情棒棍；必須要，着實打，方稱我心。

莫稽

（上唱搖板）喜孜孜，搖擺擺，洞房而進；看一看，林小姐，何等釵裙。（進，

丫鬟打介）（白）啲！你們擅打姑老爺，該當何罪？

丫鬟

這是鄉風。

莫稽

什麼鄉風？

金玉奴

丫頭別打啦，叫他進來跪下。

丫鬟

叫你跪下。

莫稽

跪下也是好的。

金玉奴

薄情郎呵！你抬頭看看我是誰！

莫稽

是吓，倒要看看倒要看看。（看介）哎呀

打鬼！打鬼！

金玉奴 打！

莫稽 哎喲！

金玉奴 丫頭別打，再叫他跪下。（丫鬢拉介）

莫稽 得了得了，別拉了，待我自行檢舉

罷。小姐，卑人跪下了！

金玉奴 薄情郎呀，薄情郎，你好狠的心哪！

會記得你不得志的時候，在沿街乞討，看看凍餓死在風雪之中，做了餓殍，多虧我父女施惻隱之心，一碗豆汁，將你救活，又念你是個賢門（註

四十三）孝廉，將我招贅於你，你知恩報恩才是正理。怎麼到嫌我是桿頭之

女，無有根本？船行半江之中，起下不良之意，將我推落江心。多虧義父林大人將我救活，一聞此言，就要打本進京，參掉了你的考程，是我在一旁苦苦哀求，這才設計重圓。今日相逢，我說是冤家呀，冤家！你是何顏相對吓！

莫稽

哦，小姐原來是林大人相救。哎呀，小姐饒恕罷！

金玉奴

哇！（唱西皮搖板）叫丫鬢，打出去，一概不問；從今日，我與你，斷絕恩情。

（哭介）

莫稽

（白）哎呀小姐呀！（唱搖板）想當初，一

時錯，悔之不盡；望小姐，饒恕我，無知的愚人。(白)小姐饒恕呀！

金玉奴 唳！

莫稽 (唱搖板) 好哀告，賢德妻，全然不允；

(白) 小姐饒命！(接唱) 拚着這，小官職，跪死埃塵。

金松 (上唱西皮搖板) 適才間，在前廳，商量已

定；到洞房，看一看，無義之人。

(白) 好狗不當道，當道沒押狗，你算那條狗哇！

莫稽 這不是岳父金老頭麼？

金松 老頭，我又不玩火球！你還認識我麼？會記得你白手入贅我家，多虧老

漢沿街叫化，助你成名，不想你改變心腸，將我女兒推入江心，又將我趕回家去，您這人，真是衣冠禽獸也！

（唱西皮搖板） 見奴才，不由得，心頭火迸；倒叫我，年邁人，咬碎牙根。使拐杖，叫奴才，認我一認……（打介）

（林潤，夫人，甄義臣，同上。）

林潤

（接唱） 好姻緣，惡姻緣，問你自身。

（白） 膽大莫稽，做出這樣忘恩負義之事，待老夫打本進京，參掉你的考程。

金玉奴

（跪） 哎呀爹爹呀！

林潤

看在我兒講情，姑且饒恕於你。

金玉奴 謝爹爹！（起介）

林潤 還不起來。

莫稽 是。

林潤 親翁打也打了，罵也罵了，把他認下才是。

金松 老大人之命，小老兒不敢不遵。

林潤 後堂擺宴，大家同飲。

（林潤，夫人，甄義臣，金玉奴，同下）

（金松攔莫稽介）

莫稽 岳父大人，饒了小婿罷！

金松 饒你也成，你得讓我樂合樂合。

莫稽 但不知怎樣樂合？

金松 你叫我一聲。

莫稽 叫一聲，使得。岳父大人！

金松 不成，聲還得大一點。

莫稽 岳父大人！

金松 我這兩天耳朵上火，還得大的聲。

莫稽 岳父大人！

金松 好說，親戚，跟我後台喝豆汁去。

(同下)

三 考證

棒打薄情郎這齣戲的故事，情史和今古奇觀兩部書裏，都有記載。情史沒有指出莫稽和金玉奴的姓名；今古奇觀卻寫出他兩人的名字。這齣戲大約就根據今古奇觀編製的。但是情史

和今古奇觀，都說是宋朝時候的事；戲裏卻把牠編作明朝的事，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戲裏的人名，除林潤一人，明史有傳；其餘的人名，都是不見正史，不能詳考的。

四 註釋

(一) 林潤，號若雨，蒲田人。明朝嘉靖時候的進士。進南京監察御史。嚴世蕃就是被他彈劾正法的！隆慶初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德政很多。

(二) 山東，就是現在山東省地方。布政使，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設布政使一人，管理全省的民政和財政。和現

在的省長省主席地位差不多。

(三) 江西，就是現在江西省地方。巡按，官名。明朝的制度，每省派御史巡察，叫做巡按御史，三年一換。職權和漢朝的刺史相同。

(四) 黃道吉日，說的就是好日子。協記辦方書裏說：「青龍，明堂，金匱，天德，玉堂，司命，爲黃道六辰。青龍正月起子；金匱起辰；司命起戌，皆順行六陽辰。明堂正月起丑；天德起巳；玉堂起未，皆順行六陰辰。」

一說：以除危定執成開六辰，爲黃道日。

(五) 明清兩代，稱舉人爲孝廉。

(六) 青春，是年輕的意思。人在年輕的時候，就好比歲在春天一樣，所以稱少年人做「青

春」。

(七)「桿上的」，「團頭」，就是乞丐的首領。

(八)陰德，就是暗中做的好事，積的功德。

(九)漢齊王，就是韓信。韓信在年輕的時候，窮得常時挨餓！有一天路遇漂母，給他一碗飯吃。後來他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因功封齊王。找着這位漂母，送她千金，報她的一飯之恩。

(十)小生，是讀書人的自稱。

(十一)斗牛，是兩個星宿的名詞。氣沖斗牛，就是怒氣沖天的意思，形容氣大！

(十二)窮人身上穿的衣服破爛，補釘太多，

所以叫做「賣零碎綢子的」，就是形容他衣上的補釘。

(十二) 浮屠，就是寶塔。「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佛家勸人家救人的話。

(十四) 不問青紅皂白，就是不問清楚的意思。

(十五) 彩禮，就是婚娶用的聘金。

(十六) 鵬程萬里，就是前程遠大的意思。莊子說：「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就是這句話的出處。

(十七) 大比之年，就是開科考試的年頭。

(十八) 京，指的是北京，明朝的國都。

(十九) 「岳父」，是女婿對女兒父親的稱呼。

(二十) 明朝的制度，進士殿試第一名，叫做狀

元。

(二十一) 黃卷青燈，就是形容讀書人苦用功夫的話。

(二十二) 「舉子」，是應試舉人的俗稱。

(二十三) 「燕爾新婚」，出在詩經。就是說新婚夫婦互相恩愛的意思。

(二十四) 通俗的習慣，丈人稱女婿做「姑爺」。

(二十五) 鳳凰池，宮禁裏面的池沼，中書省就在此處。唐宋人詩，多半拿鳳凰池，來說宰相。

(二十六) 相傳鯉魚跳過龍門，就能成龍。這好比方考中成名的意思。

(二十七) 「禹門三級浪」，也是鯉魚跳龍門的

故事。

(二十八) 德化縣，是明朝的縣名，在江西省九江府治。清朝也叫德化縣；今改九江。

(二十九) 東壁，壁宿之別名。在二十八宿中，爲玄武七宿之一。晉書說：「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西園，魏晉時，文人聚合的地方。曹植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宋蘇東坡黃山谷等嘗作集會，號「西園雅集」，也是「西園翰墨林」一句話的出典。

(三十) 莊子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這是形容他書多的話。

(三十一) 滕王閣，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

西臨大江，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

(三十二) 冰壺，就是形容人心的清白。圓機活法：「李延年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三十三) 南昌，是江西省的首縣。

(三十四) 「開府」，說的是開建府署，辟置僚屬。後世稱督撫爲開府。

(三十五) 「蒼海六鰲」的典故，出在列子。

(三十六) 趙抃，號閱道，衢州西安人。宋景祐初，以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神宗立，擢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抃長厚清脩，白天所做的事，夜裏必定要穿起衣冠，焚香告天。

(三十七) 「中軍」，就是府裏的差弁。

(三十八)「大令」，是人家對知縣的稱呼。

(三十九)「永結絲蘿」，就是結親。古詩：「兔絲附蔦蘿」，就是這句話的出處。

(四十)陶淵明，名潛，是晉朝的高士。

(四十一)世說：「晉郗鑒求女婿於王氏，王氏子弟，咸自矜持；惟羲之坦腹臥於東牀。鑒曰：此佳婿也！以女妻之」。這就是「東牀坦腹」的典故。

(四十二)「賢契」，是老師對門生的稱呼。

(四十三)「黌門」，就是學宮。

五 總評

莫稽既蒙金松父女活命之恩，又得了他們的

幫助，才能考取進士，榮任縣令。一旦顯耀起來，不但不念夫妻之情，反而恩將讎報，把玉奴推落水中。像這樣忘恩負義的人，豈止是金玉奴罵他「薄情」，金松罵他爲「衣冠禽獸」！就連普天下的人們，只要不像莫稽那樣的喪心病狂，沒有不同聲向他咀咒的。所以本戲的名字叫做棒打薄情郎，並不是金玉奴用棒打她的丈夫，實際上，乃是編戲的人借題立意，對於普天下的忘恩負義之徒下一個當頭的棒喝呵！

其次，夫妻的結合，原以愛情爲主，金玉奴對於莫稽，一見鐘情，考其心理，實由於貪慕「孝廉」二字所致。後來莫稽昧着天良，把她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58718

推落水中，也是由於身分的關係，不願人家說他是「桿頭」之女，有辱於他的體面。他們兩人，都同樣做了虛榮心的俘虜。其後，大惡未能鑄成，夫妻終能團聚，可以說完全由於僥倖，非必然之結果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民衆小說
戲曲讀本

棒打薄情郎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角四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輯者 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世界
雜誌



棒打薄情郎

價洋一角四分

1634827